

好久不听评弹了。最近有场题名“心向善·天地宽”的公益性评弹演唱会似觉立意不凡,便去作了一次座上客。演唱会的主办者“沪港国际咨询集团”是家民营的提供咨询和审计服务的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愿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语艺术评弹提供争取更多观众的支援,计划举办几场演出活动,每场都有主题。这场“心向善·天地宽”一看就知道是旨在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对当前社会风尚是有针对性的。

事是好事,但办起来却不大容易。我约略了解一点经办人的甘苦,大概在一年多前就开始筹划了,几经考虑,反复磋商,东奔西走;有时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因疏于礼数而得罪了什么人……换了我,也许就知难而退了,何苦呢!但人家并不都像我的想法是如此狭隘。放眼大局,热心公益的人士还是不少的。即如这次演出请到的江浙两地知名演员有姜永春和汪正华,他们是评话家金声伯先生的弟子。唱新编开篇的都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有张建珍、黄海华、蔡玉良、孙可等。上海的演员很忙,也请来了曹莉茵和陈卫伯,济济一堂,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

演出的节目全是新编的,都取材于我国古代有关道义、节孝、勤奋之类美德的故事。有位青年演员

用两行苦泪缅怀逝者,用一缕青烟追赶时间,清晨的墓地有种肃穆是如此的神秘,借由一方碑,一个名字,生死的界限开始交合,逝者的生命竟又在生者的时间里,开始了流淌。

趁着阳光还未灼眼,我开始凝视起这依着山丘的陵园,成荫的树冠下掺杂着千万座灰黑的坟,这就是生命的归宿。我出神地望着外公的墓,第一次发现那被刻上的名字,一笔一画透出的是怎样的一种隽永,又是怎样的一种深刻。

自从懂事以后很少有去拜访过外公外婆家,所以留下的尽是残垣断壁般的记忆,星星点点的想起外婆不止的唠叨和外公含糊的低语,那间很窄很窄的屋子,那张压满了剪报与照片的小桌,那个堆满了不知名的宝贝的储物间,还记得外婆的收音机,却怎么也想不起外公手上最爱捧着的又是什么?沉下的是被遗忘的外公家的童年,被遗忘的故人往事,浮起的是愧,是哀,是化为生命一部分的情感——哪怕记忆丧失殆尽,但也无比的肯定着,这份亲情的存在感。拂去墓上落满的尘与叶,抚一遍水泥面的每一道枯纹。这才明白,所谓的扫墓无需太多的鲜花,无关大嚷的哭喊,无所谓再多的冥币,也只求一刻的沉静去好好地为墓扫去一年累下的尘,为那记忆中蒙上灰尘的往者重拾那已被不知不觉中掩埋起的形象。

近午时分,扫墓者挤满了整个山坡,不知逝者们能否感受得到这偶尔的热闹?但只觉得,墓园还是静穆的好,幽静但不阴森,因为每个名字都还留有一点温度,紧紧的与生者们维系在一起。

回不去了,那些小时候的温情,回不去了,有外公的日子。面朝斑驳的墓碑时,所有的哀楚只有自己明白,人生的况味品咂得难以言表。

时尚跟美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女人在追求时尚中变得美丽可爱。作为男人,时尚不可不追,服装新款,高档一些,干净利落,自然是一身爽气,魅力无比。然而,自古以来男男女女有别,刚强、豪爽、粗犷才是男儿本色,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倘是为了追求时尚,使男儿的本色变成了妩媚、矫情那一类了,恐怕就失去了男儿的本色和气质了。

时尚在流行,过去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现在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时尚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每一种时尚的生命力都会在本色中销声匿迹。其实,流行中的时尚,不就是商家给追求时尚的人开垦的一块消费基

也是“流芳千古”的佳话。这个故事很难“出噱头”,但姜汪二位说得很生动,不简单。俞伯牙弹后又摔掉的那种古琴,现在懂的人恐怕也很少。于是我就瞎想,要是俞伯牙当年不那么死心眼儿,知音钟子期死了就不弹,而是转而“面向大众”,寻觅更多的知音,说不定传到今天,懂的人要多一些。这可以为有些故作深沉自命高雅的人提供一点思考的余地。评弹界也曾有人希望进入高雅艺术的行列,这又何必?评弹原来的定位就很好:雅俗共赏。老艺术家们对此的认识是很清醒的,评弹要是失去了处于底层的广大观众,只怕连带地也就失去了其他。

以“心向善”为主旨来组织一场评弹演出的想法很好,以后还可以搞。或是从传统的节目里挖掘几个折子书;或是新编的,取材于古代和现代的故事都行。如果是古代的,要衡量现在听来究竟有什么意义。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好像是在《上海书评》内),说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只一篇还有存在的价值,就是“鞭打芦花”那一篇。闵子骞受继母的虐待,冬天穿的寒衣里面塞的是芦花,父亲发觉后要把继母赶走。闵子骞反而跪下来为继母求情,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总而言之是要推己及人关怀他人乃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心向善”才更值得推广。

三九第四天,张广才岭下山坳中的棒追沟村突降暴风雪,两天一宿后,风停了,雪住了,火

红的太阳升起来了。村子里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按着当地的习俗已经伙伙进山撵孢子(雪深孢子跑不动只得被活捉)去了。我和伙伴刘山受好奇心驱使也情不自禁地踏着没膝深的蹲裆大雪,朝白石砬子山走去。刚吃力地翻过一道漫岗,就见前面200米左右的雪地似有两团火球在蠕动。我停下脚步:刘山,你看前面好像有两团火。他仔细端详一会,喜出往外地说,那是一大一小两只火狐狸(也称赤狐)。手一摆,走,咱俩去捉活的。我俩不顾雪深行走艰难,兴致勃勃地追了去。

前边那只大狐狸听我们说话声,回过身来愣怔地朝我俩看了一眼,便加快了脚步,怎奈四条短腿常陷在雪里拔不出来,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这时,只听大狐狸对小狐狸吱吱连叫了几声,像催促它孩子跟上快走。

小狐狸气力渐渐不支,走着走着便趴下不动了,这时焦急的大狐狸上前围着小狐狸转起圈来,每转两圈就抬头看一眼我俩,火狐狸见我和刘山越来越近了,显得十分惊慌,回身一口咬住小狐狸脖颈,在雪地上吃力地往前捞,走了一段又放下……看得出,此刻两只狐狸已经筋疲力尽,只得坐以待擒了。我俩知道母狐狸要不是舍不得丢掉孩子,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雪地上,小狐狸紧紧依偎妈妈身旁,娘俩扬头深情地望着我俩。此刻我俩被伟大的母性所感动,挥了挥手,望着那对狐狸逃生而去。

用再高级的化妆品,即使脸上看上去白一些,也像涂抹的一幅不成功的油画一样毫无生气。既然用时尚的东西改变不了自己的本色,那么,一个刻意追求护肤的男人不是有些自作多情吗。

但是,像我一样顽固的男人再拒绝,也挡不住商场里诞生的男士专柜,也挡不住爱美男人的追逐。有次我去逛商店,在男士专柜就看到一个“甫志高”,他油头粉面,一身“香气”,嘴里讲着“呀呀”的鸟语,站在专柜跟前跟服务员咨询美容的问题,弄得人家挺漂亮的服务员只好找来一个挺爽气的男人陪着,生怕被“他”

世上最痴情的人是谁?可有多钟答案,但都太私人化,不能被每个人认同。只有一位,无论男女老少都一致赞同,这个人是谁呢?

小时候,怕黑,怕夜,怕打雷,怕单独呆在屋子里,怕到极致,就放声大哭。那个人急急奔上楼,脚步如炒豆子般急促翻滚,轻轻一句:“怕什么呢?”倚在她怀里,从此,云开日出,天下太平。

及长,去上学,最怕老师课堂提问,明明会答的题,站起来却一个字说不出。英语朗读,古诗背诵,其实已烂熟于心,就是发不出声音。老师气极了骂,聪明面孔笨肚肠!那个人站在办公室门外,幽幽地说,孩子胆小,应该哄,不能骂。我立刻有了底气。从此,几十年站在讲台,声如铜钟,滔滔不绝。

读中学住在郊区,我半夜打电话去讨救兵,抚着浑身红块又哭又叫,怪她没给我带蚊帐。第二天清晨,校门尚未开,门房伯伯跑来叫,去看看,门外的女人谁认识?那个人坐在地上睡着了,怀里抱着一顶蚊帐。仔细看,是用几十只口罩拼成、密密手缝的蚊帐!从此,有如此厚实的“蚊帐”罩着,再凶恶的“蚊子”怎奈我何?

18岁我闯荡异乡,举目无亲。住在芦席棚里,看着搬砖磨破的手指,望着破屋顶外闪着冷光的星星,泪盈欲滴。忽然想起离家时那人的叮咛:“只要咬紧牙关,一转眼,再大的难处也会似风吹过。”半轮残月,立刻化作圆盘,从

今晚打盹
谢煜明
全线拥堵
(三字电玩用品)
昨日谜面:先拔火罐后针灸
(外国球队)
谜底:热刺

给传染了一身的矫情。我们身边这种爱时尚的男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爱武装爱“红妆”,他们油头粉面,一身香气,忸怩作态,还嗲声嗲气,不仅失掉了男人的阳刚之气,还把男人的本色也丢掉了。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本色的男人仍然固守着本色,这种男人也并非不追求时尚,皮尔卡丹、凯迪拉克大概也算不得落伍吧,这显示着男人的酷男人的爽。然而,专和女人争宠的男人,似乎也正为自己的“红妆”而沾沾自喜和孤芳自赏,这种人多,也不知谁会沦落男人中的另类。可对于我,宁做豪爽的本色男人,也不做油头粉面一身香气的“红妆”男人。

世上最痴情的人是谁?可有多钟答案,但都太私人化,不能被每个人认同。只有一位,无论男女老少都一致赞同,这个人是谁呢?

小时候,怕黑,怕夜,怕打雷,怕单独呆在屋子里,怕到极致,就放声大哭。那个人急急奔上楼,脚步如炒豆子般急促翻滚,轻轻一句:“怕什么呢?”倚在她怀里,从此,云开日出,天下太平。

及长,去上学,最怕老师课堂提问,明明会答的题,站起来却一个字说不出。英语朗读,古诗背诵,其实已烂熟于心,就是发不出声音。老师气极了骂,聪明面孔笨肚肠!那个人站在办公室门外,幽幽地说,孩子胆小,应该哄,不能骂。我立刻有了底气。从此,几十年站在讲台,声如铜钟,滔滔不绝。

读中学住在郊区,我半夜打电话去讨救兵,抚着浑身红块又哭又叫,怪她没给我带蚊帐。第二天清晨,校门尚未开,门房伯伯跑来叫,去看看,门外的女人谁认识?那个人坐在地上睡着了,怀里抱着一顶蚊帐。仔细看,是用几十只口罩拼成、密密手缝的蚊帐!从此,有如此厚实的“蚊帐”罩着,再凶恶的“蚊子”怎奈我何?

18岁我闯荡异乡,举目无亲。住在芦席棚里,看着搬砖磨破的手指,望着破屋顶外闪着冷光的星星,泪盈欲滴。忽然想起离家时那人的叮咛:“只要咬紧牙关,一转眼,再大的难处也会似风吹过。”半轮残月,立刻化作圆盘,从

今晚打盹
谢煜明
全线拥堵
(三字电玩用品)
昨日谜面:先拔火罐后针灸
(外国球队)
谜底:热刺

给传染了一身的矫情。我们身边这种爱时尚的男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爱武装爱“红妆”,他们油头粉面,一身香气,忸怩作态,还嗲声嗲气,不仅失掉了男人的阳刚之气,还把男人的本色也丢掉了。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本色的男人仍然固守着本色,这种男人也并非不追求时尚,皮尔卡丹、凯迪拉克大概也算不得落伍吧,这显示着男人的酷男人的爽。然而,专和女人争宠的男人,似乎也正为自己的“红妆”而沾沾自喜和孤芳自赏,这种人多,也不知谁会沦落男人中的另类。可对于我,宁做豪爽的本色男人,也不做油头粉面一身香气的“红妆”男人。

世上最痴情的人是谁?可有多钟答案,但都太私人化,不能被每个人认同。只有一位,无论男女老少都一致赞同,这个人是谁呢?

小时候,怕黑,怕夜,怕打雷,怕单独呆在屋子里,怕到极致,就放声大哭。那个人急急奔上楼,脚步如炒豆子般急促翻滚,轻轻一句:“怕什么呢?”倚在她怀里,从此,云开日出,天下太平。

墓语沉沉
徐思豪

墓语沉沉
徐思豪

墓语沉沉
徐思豪

墓语沉沉
徐思豪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红妆男人
彭波

红妆男人
彭波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红妆男人
彭波

红妆男人
彭波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狐狸的母爱
赵青林

红妆男人
彭波

红妆男人
彭波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七夕会
时尚感觉